

朱炳仁： 中国时装不仅要破局， 还要“创局”

■佳妮

9月17日，中国铜艺大师、熔现实主义艺术家朱炳仁将携“匠师熔装”系列登陆SS2026北京时装周闭幕式，以压轴大秀完成从铜艺到时尚界的跨界里程碑。这场在北京司马台长城上演的时装秀，既是他个人艺术生涯的突破，更以非遗与现代时尚的深度融合打破西方主导的时尚话语体系——他不限于打破既有格局，更在亲手搭建属于东方的时尚新框架，为中国时装写下“创局”的注脚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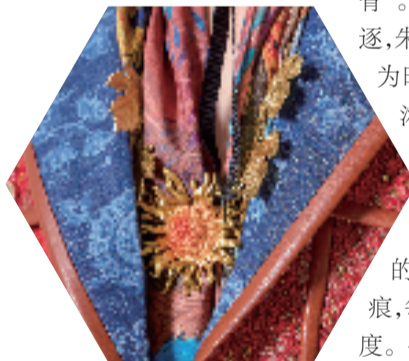
朱炳仁身着「匠师熔装」

破局：撕开西方话语的裂缝

长期以来，全球时装产业被西方“四大时装周”主导，东方时尚多沦为“元素提供者”：龙凤纹样的简单拼贴、盘扣立领的符号化挪用，难以摆脱“东方主义”的凝视。中国设计师若想进入主流视野，常需依附西方审美体系，陷入“模仿——同质化”的困局。

朱炳仁的破局，始于对这种桎梏的彻底颠覆。他非科班出身，却凭借四十余年铜艺积淀所形成的“外行视角”，撕开了一道裂口。2024年“云墨熔装”系列初露锋芒时，便摒弃对“中国风”的刻板想象——没有具象的龙凤，而是将熔铜时“火与金属对话”的流动纹理，转化为丝绸上的渐变光泽，把云水墨的晕染意境，织入丝绸的经纬之间。这种从材质肌理与哲学内核出发的表达，让米兰时装周的观众看到：中国时尚不必依赖符号，自有其“道在器中”的独特语言。

此次“匠师熔装”更将这种破局推向纵深。“砺本牛仔”系列打破“工装=廉价”“时装=高雅”的偏见，以牛仔、粗纹棉布为核心，将工匠劳作的磨损化为设计巧思，布料经特殊工艺处理，竟透出铜器氧化后的“包浆感”；“匠构西装”则解构西方西装的僵硬廓形，以西装与提花面料为基，在肩部处融入铜雕榫卯的弧度，借立体剪裁让挺括与柔和达成“中和”。他用作品证明：中国时装的破局，不是对西方规则的背叛，而是根本跳出“追随——对抗”的二元框架。



“匠师熔装”上的铜配饰

创局：在长城上立起新标尺

“破局是打破旧框，创局是立起新尺。”朱炳仁的这句话，写在“匠师熔装”的创作手记里。他选择司马台长城作为秀场，本身就是“创局”的宣言——这里不是巴黎的卢浮宫、纽约的高线公园，而是承载着千年文明的东方地标，他要在此为中国时装建立新的坐标系。

这个坐标系的第一根轴，是“工艺为骨”。不同于时尚界对“款式”的过度追逐，朱炳仁将铜艺的“熔、锻、鑿、刻”转化为时装语言：“熔彩织锦”系列以色彩浓烈、图案纷繁的面料为核心，借高密度拼接技法，将铜液冷却的结晶纹理复刻于丝绸，触摸时似有金属微凉，光影间行色如熔；配饰中的铜质搭扣，保留着手工锻造的锤痕，每一道纹路都承载着匠人手掌的温度。他让“工艺”从装饰升格为灵魂，重新定义“高级定制”的标准——不止于手工的繁复，更在于技艺背后的文化纵深。

第二根轴，是“人文为魂”。“匠师熔

装”里，所有设计都指向“人”的精神：铜质打造的向日葵配饰，取自他的标志性艺术IP《燃烧的向日葵》，象征“向阳而生”的生命力；铜丝编织的臂环、手提包与礼帽，将铜艺细腻感与穿戴实用性相融——纤细铜丝交织出独特肌理，让“匠心之韵”登上大雅之堂。他曾说：“时装不该是疏离的艺术品，要能装下生活的温度。”这种对“人的关怀”，让设计超越了审美层面，成为时代精神的载体。

第三根轴，是“共生为道”。秀场布置暗藏巧思：长城的城砖纹理与服装上的铜纹形成呼应，模特的步伐节奏契合熔铜浇筑时的流动韵律。秀场里融入了朱炳仁“熔铜艺术”作品，观众看秀时能感受到其与服装材质的共鸣。这种“场域、作品、观者”的共生，打破了传统时装秀“单向展示”的模式，构建出一个沉浸式的文化场——在这里，时尚不再是孤立的潮流，而是与历史、技艺、生活交织的生态。

从“跟跑”到“定规”：中国时装的必然之路

朱炳仁的“创局”，从来不是个人的孤勇。他的工作室里，年轻设计师与老铜匠围坐讨论，3D打印技术与传统篆刻工具并排摆放。这种“新旧共生”的生态，恰是中国时装走向成熟的缩影：我们不再需要用“西方标准”证明自己，而是有底气以非遗为根、以时代为壤，生长出属于自己的时尚体系。

正如他为“匠师熔装”写下的结语：“长城的砖石不是用来阻挡的屏障，是为了让人站得更高，让世界看见东方的天

光。”当模特踏着古城砖走向灯光深处，铜质配饰与城砖碰撞出清脆的声响，那是中国时装从“破局”到“创局”的脚步声——这一步，踏在长城之上，也踏在未来之中。



“熔彩织锦”系列



「砺本牛仔」系列